在人生最苦處的溫暖

文／許凱婷　臺中慈濟醫院九B病房護理師　圖片提供／許凱婷

很多癌症病人對我說，「當自己面對苦痛的時候，心裡有一種感覺，就是——人已經沒有貧賤富貴之分……」

當苦痛發生，一個人走進醫院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、一天二十四小時，都是跟我們這些第一線護理師密切相處，所以我常想，身為護理師，除了護理工作，還可以為病人提供些什麼？我們的價值在哪裡？

從困頓中重生的老莫，給了我答案。

陪他走出病痛，活出自信

老莫是二〇一五年住院的舌癌患者，那一天預備要開舌部切除跟皮瓣擴清手術，因為是由耳鼻喉科與整形外科接力手術，時間會很長，所以排在當天的第一臺刀。老莫原本住院時情緒都很正常，但那天他突然抱著棉被跟枕頭開始痛哭，整個身體黏著棉被枕頭，「怎麼拔也拔不起來」，直說他不要開刀。

我們只好告知周一帆醫師，暫緩手術，先了解他的想法。

聊了之後，才知道老莫的擔憂。在九二一地震之後，老莫離婚，又碰到他兒子在當兵時被霸凌而過世，人生頓時大受打擊。當他發現自己口腔怪怪的，先到埔里的醫院檢查，醫生提醒他「要去大醫院看」，可是他選擇不面對，安慰自己沒關係，去藥房拿藥吃就好了，吃止痛藥、抹口內膏，兩三個月過去了，口腔的狀況沒有改善，因緣際會下來到臺中慈院。

他最害怕的是，開完刀後，如果舌頭不見了，他以後怎麼辦？怎麼養活自己？會不會在開刀房就死了？他非常害怕這些不確定。知道他不想開刀的原因後，我們也找社工來協助。團隊對他完整解釋術後會發生什麼事？團隊會怎麼協力……他才放心去開刀。開完刀後做了六次化學治療和三十次電療，好幾個月的治療過程很辛苦，我們一路陪伴著他。

我們發現老莫有個長處，他很會做手工藝，所以我們把病房設定為他的作品展示區，我邀請他說：「你看我們(病房)這裡缺什麼？你每次來，就幫我們補一下。」所以他就把我們病房布置得非常漂亮，滿是他的手工藝品。

他每次來做化療和電療的閒暇時間，就專心做手工藝品。老莫本來是一個沒

有自信的人，但我發現他講話滿有感染力的，當他同時期治療的「同學」有狀況，我就跟老莫說：「那個誰誰誰需要，你去跟他講一下。」由他分享過來人的心情和經驗讓病友了解。老莫從中也發現自己的長處，所以當我請他一次、兩次、三次找病友互動之後，發現他怎麼自動一間一間去「巡房」了；主動問病友：「你今天怎麼樣？」「你嘴破？那沒關係……」他開始變得有自信，變成一個幫助別人的角色。

當他肯定自己的優點，開始去幫別人，他知道他可以做一些事，彭老大就是受老莫影響很深的一個病友「學弟」，去年住院治療，也是舌癌病人。

助病人與家人和解

彭老大個性是很傳統的大男人主義，他太太則是傳統的「做到死、被人嫌到流涎」的女人。彭老大在辛苦煎熬的治療過程，對老婆更是「不客氣」，所以他很苦，他老婆更辛苦。

有一天彭太太在茶水間哭了，她說：「我做到這樣，真的沒法度了。他這樣一直給我罵……我現在要回去屏東，他再罵，我不要理他了。」情緒發洩完，她就拿著離婚協議書到彭老大床邊，「你簽一簽吧，我這樣，六十年了，跟你到這裡就好了！」彭老大不理她，只是說：「簽什麼簽，你說什麼，跟我六十年了，在說什麼？！」下班後，我跑去跟彭老大聊天，問他：「你老婆跟你六十年，你感覺怎麼樣？她對你很重要嗎？」他說：「重要不重要，她都知道啦。」『你沒講她怎麼會知道？』『你愛她嗎？』「很愛啊。」我問：『那你怎麼不講？』「啊就講不出口啊！」

彭老大「愛在心裡口難開，那怎麼

二〇一五年住院的老莫，在醫護團隊的鼓勵下完成所有療程，也善用巧手藝妝點病房。

辦呢？」每一年的聖誕節前一晚，我們病房都會辦一個報佳音活動，我就跟同事想，到底要怎麼樣幫他們，因為我們知道他們其實對彼此很依賴。我們買了花，把彭老大打扮成白馬王子的模樣，「你講不出來就用寫的。」請他寫下對太太的愛，幫他在公眾場合對老婆表現他的感恩和虧欠。他老婆整個人像小女孩一樣，「我一輩子沒收過一朵花，我今天真是太高興了。」很靦腆的笑著。這個晚上快樂的結束。

隔一天早上我去做治療的時候，就問彭老大：「恁某這樣，我看她真的很辛苦，你那一張簽好了沒？簽一簽，你老婆太辛苦了。」他不講話，整個臉很沈重，反而他老婆開口說了：「沒有啦，哪有什麼一張紙，沒有紙。沒有。」我發現那一張離婚協議書，正被墊在他的早餐下面……

活著真好，回饋傳愛

從二〇一五到二〇一七年，老莫現在的樣子和兩年前完全不同，判若兩人。他說成功治療之後，只有一個感想——活著真好，好像重生了一樣。他說：「我們人，就是要聽醫生的話，聽護理師的話，這樣才能走出來。」他本來靠做麵線維生，出院回到埔里不久就開始恢復正常生活。老莫像是我的老師，也像朋友，更像家人。

在臺中慈院九 B 病房護理團隊舉辦的活動中，彭老大對太太說出感謝愛語，夫妻倆和好如初。

護理師的存在價值是什麼？我從老莫、彭老大和其他病人身上體會到了。

老莫用吸管跟紙做出會飛的蝴蝶和蜜蜂，象徵自己的「浴火重生」；老莫說，在八年前兒子過世的時候，慈濟師兄師姊的助念就讓他非常非常感動，想不到八年後他可以讓自己變成一個有功能的人，進而回饋社會。

彭老大說，他現在已經不會罵老婆了。他的工作是開遊覽車，他說：「我現在方向盤一握，整個人心都開了。」開車時都想著要怎麼幫助別人。老莫和彭老大正計畫拍癌友的鼓勵片，要告訴更多年輕人，生病過程會發生什麼苦，最好不菸不酒不檳榔，不要讓生病後悔的事上演……

我們病房收治耳鼻喉科及腫瘤專科病人，有病人說：「我們這一群就是沒有喉嚨，也沒有舌頭，沒有臉頰，也沒有下巴(頷)。」讓人聽著很心疼。看到病人苦痛現前，很捨不得，我謝謝他們願意跟我說他們的過去，透過我們的專業，可以緩解他們身體的苦，進而讓他們跟自己和解，然後也願意跟家人和解，最重要是回歸社區，回到生活後可以去付出，把很多人的愛、很多的資源再回饋給社會。對我來說，我的價值就是讓病人回歸生活，創造他們自己的良能；我期許自己可以做到，在人生最苦的地方釋放溫度，發揮護理專業的技能，同時膚慰病人心中的苦。(整理自二〇一七年七月一日與證嚴上人溫馨座談分享)

許凱婷從病人身上感受護理工作的助人價值，最快樂的莫過於看到病友回歸正常生活，而且以良能回饋社會。攝影／馬順德

二〇一七年，許凱婷特地到埔里探訪老莫，老莫說手上的蝴蝶和蜜蜂象徵著自己的「浴火重生」。